

向前——新锐军旅小说家丛书

朱向前◎主编



SIWANG CHONGZOU

死亡重奏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BEIYUE WENYI CHUBANSHE

向前——新锐军旅小说家丛书

朱向前◎主编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BEIYUE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死亡重奏 / 西元著. —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7. 7

(向前——新锐军旅小说家丛书 / 朱向前主编)

ISBN 978-7-5378-5245-6

I. ①死… II. ①西…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35591 号

书名: 死亡重奏
著者: 西元

出品人: 续小强
责任编辑: 赵 婷

书籍设计: 张永文
责任印制: 巩 璠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 邮编: 030012

电话: 0351-5628696 (发行部) 0351-5628688 (总编办)

传真: 0351-5628680

网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

经销商: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890mm×1230mm 1/32 字数: 204 千字 印张: 7.625

版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2017 年 7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78-5245-6

定价: 36.00 元

新松千尺待来日 初心一寸看从头

——《向前——新锐军旅小说家丛书》序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以王凯、西元、王棵、裴指海、卢一萍、朱旻鸢、王甜、曾皓、曾剑、李骏、魏远峰等人为代表的“新生代”军旅作家浮出水面，从业余走向专业，从青涩走向成熟，渐次成为军旅文学的希望和未来。他们之中的佼佼者已经在当代文坛初露峥嵘（如部分作品获“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提名，更多作品被《新华文摘》《小说选刊》等国家核心期刊转载）。

“新生代”作家的迅速成长缓解了二十一世纪军旅文学出现的“孤岛现象”（此一说法为朱向前在二十一世纪之初所提出，意指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军旅文学渐趋边缘化，只有少数执着的坚韧者在“商海横流”中彰显出英雄本色，有如“孤岛”耸峙一般），他们的创作成果大多体现在中短篇小说领域，数量可观，并在质量上葆有较高的艺术水准。“新生代”作家的成长环境决定了他们再难复制前辈们深切的战争经历和磅礴的集体疼痛，因此，他们的创作呈现的是从个体的角度切入生活，是对宏大叙事的消解，显示出迥异于老一代军旅作家的叙事范式

和美学风貌，这既显露出二十一世纪军旅文学与其承接的“新时期”军旅文学之间创作生态环境、文学观念的代际差异，也彰显了“新生代”作家在二十一世纪语境下试图构建独立美学追求的创新精神和自觉意识。

显而易见，“新生代”作家大都有着扎实的基层部队生活经验，他们从熟稔的军旅生活出发，写下了一系列带有个人成长经历、富有个性化叙事风格的小说，营构出属于自己的一方“营盘”。然而，当“新生代”作家所描摹和绘制的“军营现实”进入一种过于私语化的境地而无法寻求突破时，他们笔下的军旅生活的面目就显得稍嫌狭窄了。作家们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近几年，在完成了最初的对军营生活的回顾之后，部分“新生代”作家主动突围，在更为广阔的军旅文学土壤之中寻觅新的创作资源，他们的新作显示出积极向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等军旅文学核心价值靠拢的特征，并生发出独特的思考。

之所以在建军九十周年之际，把这样一个年轻方阵（作者年龄上限四十五周岁）的十一部中短篇小说集推荐给大家，也在于此。正所谓：新松千尺待来日，初心一寸看从头。

为了让大家对这个“新生代方阵”有更好的了解，下面将不揣冒昧、不计利钝，对十一位作者的创作特点做简要勾勒（按姓氏笔画排序），挂一漏万，自当难免，还望作者和读者们海涵。

王棵：王棵曾经去南沙体验过守礁生活，这使他有能力抵达守礁士兵的精神深处，这种能力给他带来自信，在早期的创作生涯中，他有意地运用这种能力，密集地向文坛递交过一批以礁岛、军舰、海洋为背景的中短篇小说。这段写作经历多少影响了王棵后来的创作理念，王棵后来可谓点多面广的创作实践中，许多小说都与早期充满腥咸海味的小

说在内部建有秘密通道，这个通道是由孤岛这一意象构成的。孤岛的意象，来自于弥漫在这些小说中的孤独感。

王凯：王凯将日常化和个人化的风格带入对军人形象的摹写之中，把真性情和真本色倾注到这些人物身上，层层剥除和消除了曾经强加到军人身上的那些虚假矫饰的东西，既还原了真实的军人形象和军人人性，又保持了理想主义的底色，让真正的军人精神和品格的光辉焕发出来。从王凯小说中那些遭遇理想与现实矛盾、身陷情感与道德困境、面临追寻与放弃抉择的普通军人身上，可以看出作家对于军人职业与生命本质的深切思考。

王甜：王甜笔下涵盖历史战争中小人物的命运、现实军旅中的个体成长、军人的情感与婚姻、退伍军人对军旅生涯的反思等多个方面，并在整体上呈现出相近的特色：一是主题思想融入哲理色彩，例如对历史真相的追问、个体的自我救赎等；二是轻情节重状态，摆脱对情节的过度依赖，强调对人物生存状态的描摹；三是艺术表现上采用“轻魔幻”手法，以超现实的情节或细节凸显主题。

西元：西元堪称二十一世纪军旅文坛的重量级“拳击手”，出拳频、力道大而且每每能击中要害。他喜欢直面战争的“战壕”描绘，无论是现实题材还是战争历史题材，都竭力表达一种充满激情的精神力量。他注重将人放置在社会、历史语境中进行打量，力求通过内外结合的方式，辩证地写出人物灵魂的深邃以及存在本身的复杂。他的作品还注重哲思和诗性的融合，语言往往带有诗性色彩，跳跃，灵动，所涉及的问题却又带有鲜明的哲思意味。

李骏：李骏的小说，多以边疆生活、故乡革命、机关生活为主题，坚持对日常生活的书写，充满了温暖阳光、深情厚谊。他写边防官兵的生活，细致入微、幽默风趣，将边关将士的战天斗地、喜乐悲欢，通过

简洁明快的手法，写得栩栩如生，生动感人；他写故乡的革命英雄，均以独特视角，通过英雄的传奇经历、情感人生、命运吊诡，展现出一派风生水起、大波大折的景象，却又将英雄还原于人，不避历史得失，不讳尊者之荣，读后令人久久深思与叹息；他写机关生活，观照现实，追踪变化，既味道纯正，又起伏跌宕，既现实又充满温情。

朱旻鸢：相较于业已习见的军旅文学叙事，朱旻鸢的小说别具一种斑驳复杂、意绪苍茫的审美色彩。这部集子收录的五部作品都没有离开过“塞外”和“部队”，故事原型甚至都来自一个连队。这些中短篇小说以独特新颖的视角和幽默顽劣且活泼弹跳的个性化语言书写当下军人的生活，在滑稽变形中，是对现实基层的戏谑和调侃，使底层连队生活呈现为一种似真非真、似像不像的笑闹场景。青年人的活力与智慧，青春期的激动与狂想，无所顾忌地表达出来，为我们展现了部队生活的另一个截面。

卢一萍：作家在西部边疆地区生活了二十余年，对生活有着敏锐的观察力，注重对人性的挖掘，善于捕捉底层人物身上的光亮，通过他的文字，可以引导读者对纷繁的现实生活有更真切的理解。其丰富的生活阅历为小说带来了独特的审美体验，他善于营造大气悲壮的氛围，衬托出微小生命的丰富多彩和昂扬向上的精神。小说主人公形象塑造立体丰满，细致勾勒了现代军人丰富的内心世界，在当代军旅小说创作中颇具特点。

曾皓：曾皓发表于不同时间段的中短篇小说，在思想脉络上有着清晰的主线，都有着对现实的强烈关切和理性的批判，更重要的是有着对笔下人物生命状态的深切观照，抒写他们在时代缝隙中的尴尬、困惑和对终极理想的追求，敢于用小说去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并给予愿景。而他文字中表现出的“自由、轻盈、神秘”的审美特征，更让他

的小说呈现出一种超越现实的灵动和向上飞升的状态。

曾剑：曾剑善用短句和比喻，所以他的中短篇军旅小说呈现出散文化的倾向，具有浓厚的抒情意味。他用舒缓的笔调，从容不迫地书写着普通士兵的故事，展现他们“怨而不怒”的情绪，情感质朴真实，让人感受到一种中国传统中特有的中和之美。曾剑的写作，也像他小说的叙事节奏一样，不急不缓、从容有度、踏踏实实，一边深情地回望故乡，一边走进军营、深入普通士兵的生活，用心感受，用笔书写，用春日般的人性美温暖着为生活奔波的人们。

裴指海：迄今为止，裴指海所创作的中短篇小说主要聚焦于两个题材领域——革命历史题材和现实题材。相对而言，革命历史题材小说是作者着力最深的一个领域。他创作了一系列革命历史题材的中短篇小说，充溢的旺盛的想象力与卓越的文本建构能力，尊重历史事实，表现了革命历史的纷纭复杂，力图以当代视野最大限度地还原革命历史的复杂性，发人深思。

魏远峰：魏远峰的军旅小说都放在三多塘，三多塘是他刚到新兵连的地方，他的三多塘是有气味、质感的——炮库中陈年水泥的味道，菜地施肥后的味道，小便池“童子尿”的味道。还有一尺多长老鼠的样子、凤凰树开花的样子、菜地边含羞草的样子。魏远峰的乡土小说，则总是在写黄河、黄河滩、武陟县，这是他的故土之地，也是他的血脉之源。这些，让人想起福克纳“邮票般大小的故土”及其虚构的杰佛生小镇。

说来也巧，以上十一位作者的单位或者曾经服役的部队，正好涵盖了海陆空三军和东西南北中各战区，以这么一套多姿多彩的小丛书，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周年献礼，适得其所，恰逢其时。我想起二十

年前——一九九七年，受邀为北岳文艺出版社主编了由陈怀国、石钟山等当年的新锐军旅作家担纲的长篇军旅小说“金戈”丛书，反响不俗。在此，我要对北岳文艺出版社具有的浓厚的军旅文学情结和持之以恒的品质致以深深的敬意。同时，感谢主编助理徐艺嘉为本丛书所付出的辛勤劳动。

最后，我要特别说明一下本丛书名“向前”——实非出自此“向前”而乃彼“向前”也——引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第一句：“向前！向前！！向前……”

是为序。

朱向前

丁酉桃月谷旦改定于江右袁州听松楼

目 录

001 / Z 日

057 / 枯叶的海

113 / 死亡重奏

169 / 壁下录

227 / 世界在虚妄处重生(创作谈)

Z
日

二〇四一年深秋的某天清晨，我醒得很早，一身冷汗，身体里却很燥热，心很慌张。人老了，记忆就变得不那么清楚，年年月月经常会有颠倒错乱，把年轻时发生的事情当作刚刚发生，而面对近在眼前的事情，反倒不知所措。我从床上爬起来，喝了口水杯里冰冷的水，感到寒冷彻骨。窗外，是冬天冷冷的苍白色，成千上万片干枯的杨树叶被风吹动时发出的哗哗声，仿佛是寒冬的海水拍打着礁石。

楼对面，是中国北方战区司令部大院。有一个班身穿迷彩服的小战士起得很早，用铁锹将枯黄的树叶铲进小推车，又一车车运走。但叶子似乎落起来没完，一阵大风吹过，地面就又被严严实实地盖住了。一个小战士捅了他的战友一把，于是，俩人便打闹起来，像两只精力无处发泄的小兽。远远看着这两个小伙儿，我的心情明媚了许多。

我的儿子王大心今年三十一岁，像时下许多年轻人一样还未有家。他在战区司令部直属的某个基地工作，那里很寒冷，很荒凉，每年只有二十天假期。前几天，他休假回来了。现在，他正睡在自己的屋子里，那里传来浓重的酒味。这酒味里，没有掺杂着胃液、胆汁等等臭味，而是泛着幽暗的淡蓝色，一丝一缕从门里面渗出来，飘荡在冷清清的走

廊、客厅等各个角落，仿佛预示着什么不寻常的事情。许久，我意识到，这酒味里其实混合着一种花香，但我没闻过这种花的味道，那是一种陌生的花。

—

有时我在想，这个世界之所以有了和平，是因为人的理性足够成熟了吗？我是很有点怀疑的。我是个军人，所以，有时我觉得自己从骨子里是个野蛮人，站在我的立场上，是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的。可是，这丝毫没有减少我以上的疑问。

好吧，先说说我整天都接触些什么。我叫王大心，在北方深山里的某军事基地工作，那个基地受北方战区电磁空间战役司令部直接领导。这个基地是国家战略威慑力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呵呵，说得很难懂。那这么说吧，你听说过原子弹吗？一枚原子弹可以摧毁一座城市，许多枚原子弹就可以毁灭地球，而且核污染可以持续几十年上百年。我所在的基地的摧毁能力一点也不比原子弹小。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用于战争的电子、数字技术已经强大到足以摧毁整个人类近代文明的地步。一旦战区司令部下达了作战命令，那么，受到攻击的国家将在几秒钟之内倒退回世界上还没有电磁传播没有互联网的时代。实际上，那个国家人民的生存环境还要更加恶化，所有一两百年以来的社会积累都将消灭殆尽，不再有工业生产能力，不再有经济发展能力，不再有金融系统，不再有社会交流，不再有科学技术，近代文明的大厦将瞬间成为一片瓦砾废墟。

只不过，这样的战争还没有爆发过。之所以没有爆发，是因为几个国家已经有了发动攻击和进行反击的能力。当一个东西你有我没有的时候，就可能发生战争；而当一个东西你有我也有时，发生战争的可

能性就小得多。

好了，好了，请原谅我说了这么多无关的话。

我是基地作战指挥中心的负责人，也就是最后执行攻击命令的人，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个人就可以发动战争。与核武器一样，发动攻击有一套绝密而高效的系统，系统的顶端是国家的决策层，而我，是这个系统的最后一个环节。

可想而知，我的神经会承受多么大的压力，从事这个职业的人，恐怕一辈子都只能生活在惶恐之中。最近，我总是莫名其妙地耳鸣，一种类似 ying—ying—ying—的声音直刺我的大脑正中心，让我脑袋不时有一阵钻心的疼痛。这个声音是如此清晰，好像是谁趴在我的耳边不断尖利地吼叫着某个字。

更为古怪的是，这段日子，我会反复做一个同样的梦。我在一个黑暗寂静的地方，那里无光无声，无边无涯，深不见底，又暗流涌动，我什么也看不见，只感觉得到自己的心跳。有一个身影，是个女人的身影，不是很清楚，时隐时现，不断变换着装束，又仿佛来自不同的时空，有时如泛黄的旧照片一般模糊，有时又如光鲜的真人一样近在咫尺。她向我伸出手，但当我试图看清她的面目时，她又转身跑开了，一下子就消失在黑暗之中。女人消失的地方，会留下一丝若有若无的光亮。我循着这点光亮走去，却什么也未找到，周遭依旧是无法穿透的黑暗。每次醒来，我都很迷惘。

前几天，我休假了，回到孤身一人的老父亲身边。父亲是个老军人，我从小在北方战区司令部的大院里长大。小时候，这里还不叫北方战区，而是叫以一个中国北方城市命名的军区。那时，中国的军队还以陆军为主，军区司令员基本上都是“老陆”。他们的使命仅仅是保卫国土不受侵略，海军的实力也不那么强，大概可以保证近海作战。当然，这都是我的前辈老军人说的。我很喜欢上一辈的老军人，他们粗犷、野

蛮，又愤愤不平，似乎所有人都有股生不逢时的劲头，好像自己空有敢跟天王老子打一仗的谋略和决心，国家却没给他们一杆好用的枪似的。

父亲老了。过去，我从未觉得他可能离开我。现在，这种可能性却近在眼前。半夜里，他会突然死命地咳嗽一阵子。每当这时，我的心就会被狠狠撞一下，默默地想，我可能要失去这个人了。本想在休假期间多待在家里，可是与父亲在一起又半天相对无语。下午，同学打来电话，我便如释重负地出门了。

吃饭的地方离北方战区司令部不远。我小的时候，这里是一条挺乱的街，早上，有无数卖煎饼油条的小摊。街边，丢着菜叶、碎报纸和塑料袋，下过雨后，地上油腻腻的。

我来得有点早，饭馆里还没什么人。从深山里回到城市，有点恍如隔世之感。这是个风格不很纯正的日式料理店，大堂很宽阔。此时，还未开启所有的灯，显得很幽暗。我坐在深深的沙发里，听着零星的几个桌子有人在说话。

隔着几根木柱子和几盏红纸灯，在角落里，有十几个人在聚餐。虽是角落，却有包房大小，只是没有墙壁。这些人似乎喝了有些时候，此时兴高采烈，声音也很大。他们穿着白色西装衬衫，除了坐在中间的一人喝得满面通红、领口敞开之外，其余人都规规矩矩地系着领带。他们说日语，结尾总有几声非常高，像是在声嘶力竭地叫喊，喝醉了酒，尤其突出。这大概是某个日本公司的职员在聚餐吧。

因为是军人，我基本上没真正意义上出过国，就算走过国界，也仅仅是到对方国家的军事基地参观，或观摩军事演习。所以，我不太了解外国人，当然就更不了解眼前的日本人。但是，当我看到这些日本人即使喝得烂醉，也如此等级森严时，就觉得他们天生是当兵打仗的料。

这时，我的同学来了。又是一年未见，自然喝起了白酒，一杯接一杯，很快。

喝了几杯酒之后，一个同学问我，这回真的要打了吗？我面无表情地一笑，道，命令来了，就是要打，命令不来，就是不打。同学嘲弄着说，你是当兵的，你不知道？我说，当兵的多了去了，我不过是个小军官，打仗不打仗的事，我怎么会知道？

同学道，别说车轱辘话。我说，打不打我不清楚，就是知道，也不能说。但有几条，你可以自己琢磨去。第一，战争不会说爆发就爆发，它会有很多征兆，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听听这段时间国家领导人都在说什么。第二，就算战争铁定要爆发，什么时候爆发，以什么形式爆发，谁也不清楚。或许，今天晚上你喝醉了，明天一早醒来，国家就没了。同学惊讶地说，这怎么可能？我不置可否地抿了抿嘴，道，新战争就是这个样子！

同学有了些酒意，端起一杯白酒，是那种能装二两的口杯。他什么也没说，有点抑郁地一仰脖子，干掉了。和高中同学在一起，还是那股不管不顾、胆大妄为、口无遮拦的劲儿。同学眼睛有点红，问道，咱们到底行不行啊？

自从十多年前上了军校开始，我就无数次被问过这个问题，过去似乎从未觉得自己的尊严受损。可是，一旦在这个行当里时间越来越长，某种类似感情或者自尊的东西就像树一样，开始只是浅浅地扎了根，后来，根扎得越来越深，越来越紧，最后，想刨也刨不掉了，和你整个人长在一块儿。直到这个时候，你才发觉自己受了伤害。

老实说，过去我也没有认真地想过。为什么没有认真地去想？我琢磨，一个罪犯，要是不被判了死刑，枪口架在了脑袋上，他是不会真正汗流浹背地思考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的。输掉一场决定国家命运的战争，某种意义上相当于军人被集体判了死刑。

这时，不远处那个日本公司职员聚餐的桌子上，传来一个嘶哑的女人尖叫声，用日语喊了一句什么。接着，是一阵大笑，然后，处在极度

兴奋中的日本人又干了一杯。

已经醉得很深，我知道不能再喝了，说不定马上就会有电话将我召回去。我摇摇晃晃地站起来，向洗手间走过去。刚才尖声高喊的日本女人也离开桌子，向我这边走来。酒店里的灯光本来就很迷离，此时，更显得这个女人不可思议的美。她穿着白衬衫、短裙，个子不高，不惊艳，五官也不小巧，眼睛却很大，把端庄的美发展到了极致。

我先出了洗手间，在灯光晃眼的大理石盆子前洗手。只听女卫生间里的呕吐声很大，简直像惨叫一样。我想，一定是那个日本女人。我低着头，认认真真地洗手，漫不经心地听着呕吐声。不一会儿，门开了，女人走出来，头发和领口有点散乱。她低下头，小心翼翼地把领口抹平，露出脖颈后面几缕绒丝，有种说不出的风采。

这时，她重重地滑倒了，头撞在了大理石洗手盆的一角，连我都吓了一跳。我将她扶起。她轻轻地握着我的一只手腕，撑住身体，然后在镜子面前站好，并且一声不吭，从兜里掏出一只精致的小盒子。我想把手拿开。她突然用略带北方口音的汉语说，请扶住我好吗？我的头很晕。然后，她将我的一只手放在她的腰上。我就以这样类似情侣一般的姿态扶住她。

她打开小盒子，手指抹出一些接近油脂的东西，使劲擦在额角的伤口上，使其不那么明显。然后，又上面打上粉底，这样，就几乎看不出血色了。她一丝不苟地左右转了转脸，盯着镜子里的自己，看看有无瑕疵。在一瞬间，我看到她的眼角流露出利刃一样的寒光。

二

有一刻，我突然明白儿子王大心的房间里，为什么会飘出陌生的花香了，那是女人的味道。我走到幽暗的客厅，寻遍各个角落，也未找到